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叁拾伍

一九八〇·肆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第六卷
肆
總35期

- 刻碑名手黃懷覺
- 金冬心的書法藝術
- 送文徵明隸書

陳東田書

陳東田



月八年〇八九一·刊月雙

書 評 卷 五

雅集

馬一浮·湛翁·蜀戲老人
吉川幸次郎己未元日言志詩手稿

曾希穎書法蒼勁洒脫

韻生於法

讀友書法篆刻作品

蘇仲翔 4

周穎南 6

洪肇平 7

鄭漢彪 8

周策橫等 5、8

碑帖精選

金冬心的書法藝術

金冬心隸書

38

王冬齡 32

專欄與連載

中國印鈕雕刻藝術淺談

逸廬 12

金石篇

金冬心隸書

38

中國的書法藝術，在有現代印刷術之前，主要是靠刻石印拓來流傳。歷代名碑及叢帖很多，刻工精者，能傳達原跡精神，至今仍然極為珍貴。但是刻碑名手，歷代少見著錄，或偶能留得名號，已謂不易。本期《現代書廊》介紹現代刻碑名手黃懷覺老先生，兼談及刻碑所用的工具，學藝的歷程，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料。

本期的另一重點專輯是《金冬心的書法藝術》，並選刊了金冬心的一隸書法帖。金冬心的書法，自具面貌，造詣固高，其創造精神亦很可貴。王冬齡先生的專文對金氏的學識修養、藝術造詣有全面的論述。

熊秉明先生的《中國書法理論的體系》上期開始刊出，在本港文化藝術界頗有反響。本期刊出第二章。金書共七章，熊先生將陸續修訂完稿，在本刊發表。

讀者細閱目錄，當可發現許多既有趣味而又可貴的題目及材料。幾年來，這些稿件，不少來自迢迢海角，大地遠方。海內知己，天涯比鄰，編輯之外，藉此一角，遙向賜稿諸君致謝。

編後話



書壇動態
唐碑百選

現代書廊

刻碑名手黃懷覺

紙帳銅瓶室主 14

施舍 59
74 80

特稿

中國書法理論的體系 (一)

熊秉明 60

其他

談偽秦檜字卷

魏啟後 10

唐拓十七帖問題試探
孫過庭《書譜》選擇

庸莊 24

洪丕模 75

扉頁題字：陳秉昌
每期楹聯：吳湖帆
封面設計：蘇亮

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七二六〇〇九
Flat A, 2nd Floor,
107-111, Wan Chai Road,

Hong Kong.

Tel. 5-726009

發行：利源書報社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九龍砵蘭街15～26號仁俊大廈一樓A座
Flat "A" 1st F., Yen Chun Mansion,
18-26,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H.K.
Tel: 3-844483

承印者：大眾橡皮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九號八樓
定價：每本港幣六元



馬一浮·湛翁·益戲老人

得馬一時八十首存詩却寄

乙未歲始滿過二屬後軀已近

生知聖還多未見秀
持謙名

易象大智仰真如海內之奇

歌名一呼

得二道西湖游泛後贈馬翹

史記卷一百一

舊日安昌客到來謁大儒
李長真先生一席酒一本安昌

天上聖初聚人間德不死

斯文知否否占卜在西湖

卷之二

古劍錄

579

卷之三

卷之三

丙午春，主者責其立徙，馬老單衣佇立檻曲者久之，旋即
卧病不起。臨終爲詩告別諸友，有「謳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
(是日花朝)」之句。手定《觸戲齋編年詩》全稿，保存無恙，
洵人間之瓊寶矣。所有圖書書版及生平著作，遺囑悉數捐贈浙
江圖書館云。

書法奄有衆長，尤好《夏承碑》。筆札曠逸，出入晉賢，寸縑尺素，世爭寶之。其八十告存詩，手寫分贈諸友，以爲紀念。(附一)

「道在交逾談，心空境自安。書從元夜發，雪是普天寒。賴有詩篇富，常教路徑寬。報君無別語，木佛已燒殘」。

馬老先生平于學無所不窺，精醇博雅兼而有之。早歲與蘇曼殊、弘一法師善，弘一出家，且爲助緣。抗戰初興，避寇宜山，尋遷四川樂山，主講復性書院，先後刊其講義經疏，無慮數十種。東歸後初寓西湖葛蔭山莊，繼住蔣莊，余尙數得參謁，四方學人每承接引。

書法奄有衆長，尤好《夏承碑》。筆札曠逸，出入晉賢，寸縑尺素，世爭寶之。其八十告存詩，手寫分贈諸友，以爲紀念。(附一)

一九五一年，陳仲弘市長電邀周孝懷、馬一浮二老蒞滬晤叙；余時供職文管會，得有機緣飫聞緒論。一日，二老方暢談理學宗趣，馬老拈出明道重涵涿，伊川重察識，日後龜山慈湖各得其指歸云。要言不煩，至今銘記。

婉諷。迨余獲譴遠適粟末，馬老不我暇棄，詩札慰勉益勤，嘗

「道在交遙談，心空境自安。書從元夜發，雪是普天寒。賴有詩篇富，常教路徑寬。報君無別語，木佛已燒殘」。

馬老先生平于學無所不窺，精醇博雅兼而有之。早歲與蘇曼殊、弘一法師善，弘一出家，且爲助緣。抗戰初興，避寇宜山，尋遷四川樂山，主講復性書院，先後刊其講義經疏，無慮數十種。東歸後初寓西湖葛蔭山莊，繼住蔣莊，余尙數得參謁，四方學人每承接引。

書法奄有衆長，尤好《夏承碑》。筆札曠逸，出入晉賢，寸縑尺素，世爭寶之。其八十告存詩，手寫分贈諸友，以爲紀念。(附一)

此幀係甲辰四月所書，時年已八十有四矣。老懷坦易，備挹謙光。(附二)晚年病目，瞑書作答，雖字跡欹斜，無傷筆氣，神明不衰，尤爲難得。

丙午春，主者責其立徙，馬老單衣佇立檻曲者久之，旋即臥病不起。臨終爲詩告別諸友，有「謳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是日花朝）」之句。手定《觸戲齋編年詩》全稿，保存無恙，

馬老早歲與謝無量齊名，一署馬浮，一署謝沉，天然湊泊，唱酬尤密。其詩所謂「而我虛空馬一浮，一毛一孔一星球」者是也。清末嘗出洋，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以譜英語及拉丁文任秘書。歸與謝無量、馬君武創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以介紹歐美學說與文明，時有「天下文章在馬氏」之譽。

點齋篆刻



湖南先生詩文少注他日
志為知音後上十詳之
刻詩亦苟日年
自號毫古大萬氣質
易碎的為能作度
增數宿題題筆眼
目隆加厚或同聲
心自辨識題作大字附身
恐之不周蓋其作大字附身
也言由縮之無盡之書
盡不能就首末近重視
目全眼目於生等於老視
處待之未終行左詠而
甚慢見東南與北詠而
往
临桂進德西宣淳古
舊居中處四有院宇

乙未元日言志今年將有禹域杜蹟之行

天寶喪亂後斯人逐流萍度隴闥塞黑入蜀境嚴青
日月淹三峽風俗一一形物色皆精絕非唯涕淚零

韻之土十年寸心汗空銘平生治文籍謹守後典望

勢以言達志事豈非先研所根縕薄而徒懷難莫
河山儼然在何妨一已雲今嘗才里輕狂作踰溪

冉年塵數州皆是杜所經較孰聞江濱秋草愁夕暝

置身慙輿地謬謨庶稍屏言事以求生悟本自蹊近

後得西儒說還似誰可解江山非助詩詩使江

山發万難因陵暮昌黎言本程懷澈意何如願看

雙碑詩

吉川幸次郎而禱



吉川幸次郎己未元日言志詩手稿

周穎南

吳耀堂先生自日本來信，報導被譽為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第一人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不幸於四月八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以癌性腹膜炎在京大病院逝世，享年七十有六，令人悼念。

他也附來日本《每日新聞》、《產經新聞》、《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及《日本經濟》各大報有關吉川氏逝世的消息報導及其譯述。

吉川氏的晚年重要著作《杜甫詩註》，原寫作計劃全部分為二十卷，每卷約二十萬言，全書將為四百萬言。可惜逝世前只完成四卷。他的逝世，是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重大損失。爲了著述有關杜甫的著作，他計劃實地考察杜甫後半生的行蹟。一九七九年元旦，他寫了一首五言詩言志。

己未元日言志今年將有禹域杜蹟之行

天寶喪亂後，斯人逐流萍，度隴闥塞黑，入蜀境嚴青，
日月淹三峽，風俗一一形，物色皆精絕，非唯涕淚零，
讀之五十年，寸心深感銘，平生治文籍，謹守漢典型，

歸後，作《杜蹟行》，在日本《每日新聞》連載，又作《訪中詩事》，在日本《新潮》月刊發表，可惜只寫完北京至洛陽的一段感想，全文尚未完成。

吉川氏生于一九〇四年，爲神戶貿易商之次男，一九二〇年進舊制第三高等學校肄業，讀雜誌《漢學》，爲中國文學所吸引。一九二六年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文學科，專攻中國語文，其畢業論文《倚聲通論》以漢字寫成。同年進同大學之文學院。一九二九年留學中國，肄業于北京大學，曾遊歷江南等處，一九三一年歸國，入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之前身，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爲研究員，並任京大文學部講師。一九四七年，以《元雜劇研究》得文學博士學位。任京大文學部教授，擔任中國語學、文學第二講座。一九五一年洛克菲勒財團贈以研究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七年任京大教授。其間於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被選任文學部長。先後被選任爲日本學術會議議員、京大評議員、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東方學會理事長等職。退休後，專事著作。

他的中國文學著作有《詩經國風譯註》、《論語譯註》、《尚書正義譯文》、《讀杜筆記》、《杜甫私記》、《中國散文論》、《漢武帝》、《宋詩概說》、《唐代之詩及散文》，與三好達治合編《新唐詩選》，與桑原武夫合編《新唐詩選續編》及未完成的《杜甫詩註》。早年，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及其他著作，也是經吉川氏的翻譯介紹到日本去的。築摩書房出版其自選的《吉川幸次郎全集》，都二十四卷，每卷均超過六百頁的巨書。出版後獲藝術院獎。

吉川氏的中國書法，如流水行雲，獨具一格。茲將他贈耀堂先生的言志詩手稿，供《書譜》刊出，以紀念他畢生爲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務以言逆志，事澄非先研，所恨錦薄資，局促搜難冥，
河山儼然在，何妨一乞靈，今裏萬里糧，結伴踰滄溟，
舟車歷數州，皆是杜所經，欹枕聞江濤，杖策臨夕暝，
置身感興地，誤誤庶稍平，實事以求是，語亦自漢延，
萬類困陵暴，曷黎言本惺，機微意何如，願看雙婢婢。

院

山園二首花感獨便城

看草木閒風煙香

訪眾族空咸海渡

興傳聲在微天錦

古唱歌勞者事網

自猶何況亦人

博多情但因移而

堅就屬杜鵑

鳥園崇杜鵑一矣

不奉

墨齋詩擅

曾希穎



曾希穎書法蒼勁洒脫

洪肇平

曾希穎先生，原籍山東武城，世居廣州。以詩詞書畫名于時。與熊潤桐、佟紹弼、李吹萬、余心一諸先生號稱「南園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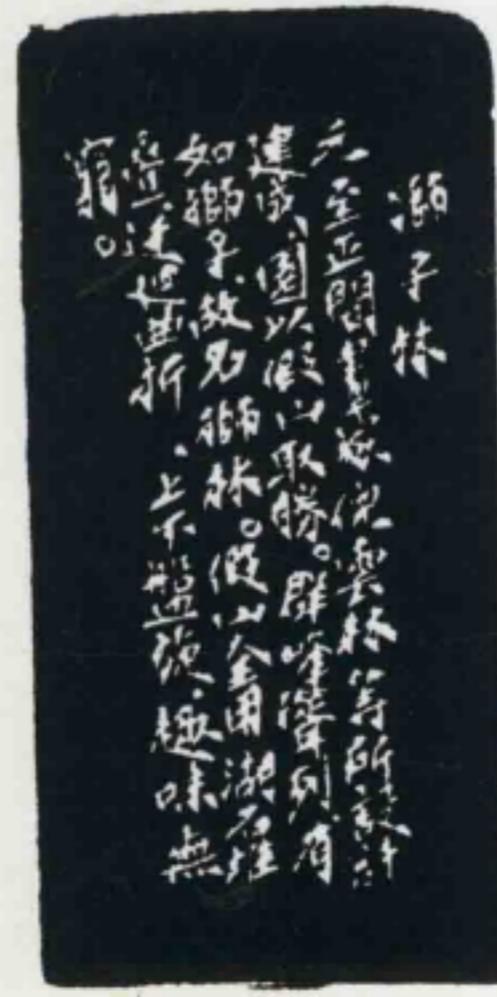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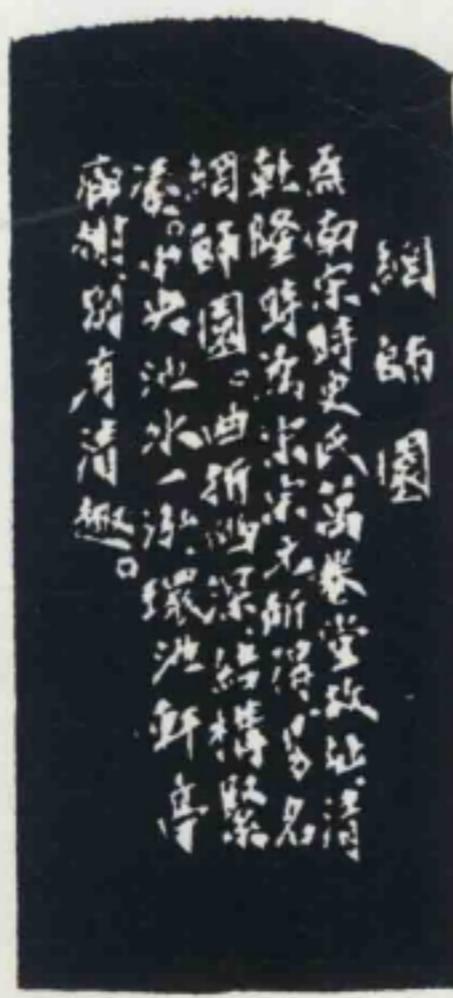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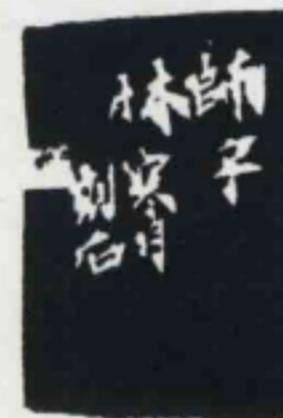
曾先生之書法，取徑于誠懸，採其瘦硬遒勁，以植其根基。然後上窺二王，下覽虞世南、褚河南、大小歐、李北海、米南宮、王石樵諸家。最後遂出己意，獨闢蹊徑，噴薄成書，無往而不可。其書蒼勁幽峭中而帶有洒脫之韻味，世莫不珍之。

先生論書，主宗晉唐，兼採有明。至若魏碑，則少稱許。並強調運筆宜用中鋒，蓋中鋒有立體感，然後足以表現其筆力。至若偏鋒側勢，如熟睡紙上，焉足以論其優劣。彼于怪字奇體，則輒斥之。

先生認為學書必由古人入，然要能融化前人之精華而出以己意，不可長受前人所羈縛。彼云「邪甜俗賴」皆非書家之至者。以怪招惑人耳目是謂邪；有味而無韻是謂甜；隨流俗之愛惡而俯仰謂之俗；依傍古人，不能自樹風格，謂之賴。

先生嘗有題包安吳書白真真詩卷一首云：「捐死腕生本真諦，龍晴獨運中鋒勢。安吳八法俱戲論，執筆傅會到鵝髻。彊牽北魏入晉唐，侈言真行雜分隸。鋪毫側筆殊可笑，長卧紙上成熟睡。重濁竟誇完白書，同病鷄肋食無味。好奇長素揚其波，惡扎作態騁詭異。乙庵二爨參南帖，欲掩猙獰取媚。誰歟作俑倡邪說，坐使風狂靡一世。何如早年規小歐，清折細楷有殊致。閑情惜花差可人，能爲真真筆一試。」從這首七古中，先生論書之主張，可窺其大概矣。

張寒月篆刻



周策橫書法

周策橫書法
書於清華大學
庚子年夏
周策橫書

韻生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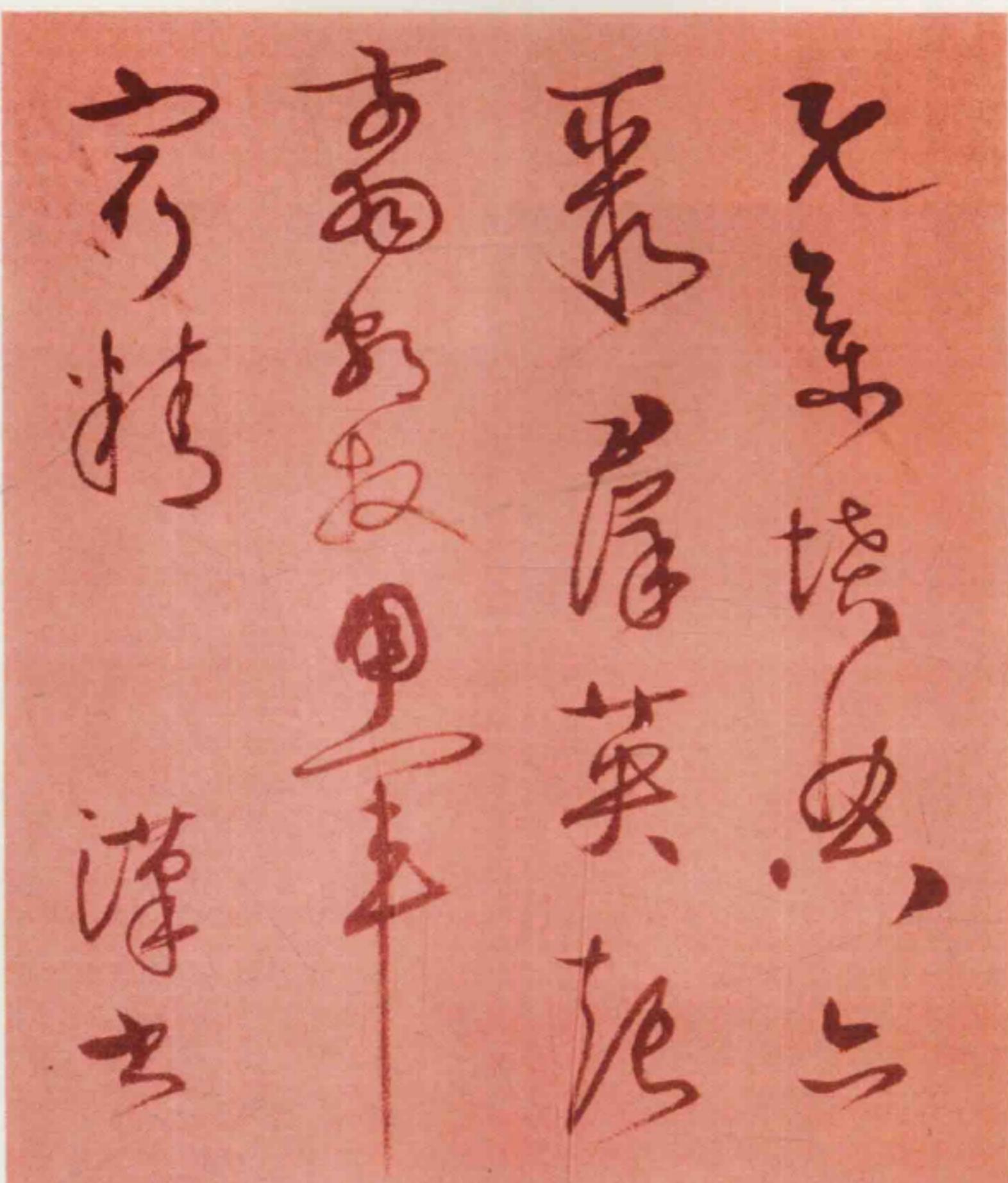
鄭漢彪

近代人練字，練習草書付出的時間，往往比練楷書為多。這亦難怪。現代生活節奏急速，人們也因之性急了。草書可以快寫，瞬息寫滿很多紙張，練習者的「量」感，很快得到滿足。楷書要慢慢來。練習極需耐性。現代人缺乏的正是這樣東西。因此練楷書被視為畏途了。

偏練草書可不可以呢？不是不可以。如果我們要追求的不是較全面的書法成就，那有不可以之理！不過偏練草書，就容易流于滑直（無曲勢，無頓挫，無摺疊）。如果冒冒失失的逕練「狂草」則危險更大。這好有一比：一個人連起碼的基本拳（楷書）都打得不夠日子，忽然改打醉拳（狂草）可不可以呢？真是不識者被他嚇死，有識者則被他笑死！

古人治拳要紮足三年四平大馬才學最基本的拳套。然則今日我們是否要寫足三年楷書才開始寫行書、草書呢？這又似乎不近人情。上午練兩小時楷書，晚上練一小時草書如何？

或有問曰，你對基本技法那麼著重，對於書法的「精神」會否產生空礙呢？這裏我要引用馮康侯老先生說的一句話：「韻生于法，非以法求韻也」。個人的理解就是：技巧要熟，熟極而流，神韻自生（自生兩字非常重要）。單獨追求神韻，可說毫無捷徑。其實懷素也有同樣感受。他說：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不知」二字正是技巧熟極，神韻「自生」的另一種說法。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有什麼草書天才，動竊下筆驚風雨一番，隨便「發狂（寫狂草）」啊！



公司
大業

營專

譜印冊畫帖碑

購郵埠外迎歡多繁種品
取索客供錄目細詳有備

西嶽華山碑（李文田藏本）
放大本禮器碑
放大本睡虎地秦墓竹簡
古玉鑄裁
鉢印集林

宋成化
呂壽琨畫集
中華民俗文物
王一亭先生書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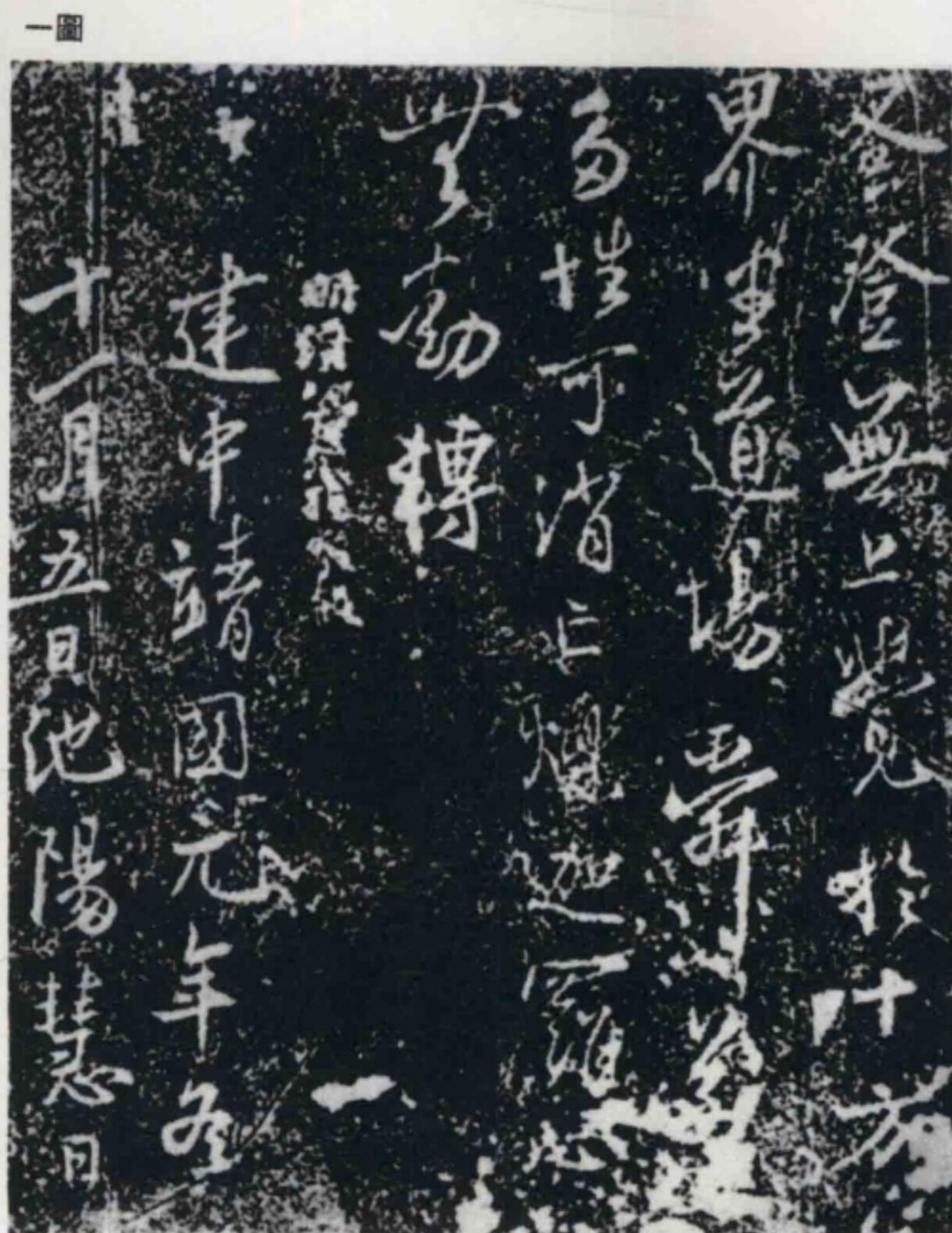
于右任墨蹟（全八冊）
張大千長江萬里圖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北京牋譜
大風堂名蹟
清宮珍藏麗美圖

遷移新址：
51250496
香港中環
士丹利街30A二樓

TAI YIP CO.
30A STANLEY ST.
1ST FL., CENTRAL.
HONG KONG.
G.P.O. BOX 9508.
HONG KONG.

秦檜字卷

魏啓後



就要缺字，如原本墨跡「轉」字已損，偽秦檜臨寫時也就闕如了。因為只看到影本插圖，未見原紙是否損壞，所以只能這樣推測了。

再看偽秦卷的款書題記，可以明白地看出，竟是拼湊蔡卷中字而成。其中「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書凝」等字看來都是從蔡卷兩次題記的字挪寫過來的（見本文附圖一、二）。「紹興」與「毗陵秦檜」六字，因為從蔡卷中找不到，所以寫得拘束稚嫩，面貌全非，連字架子也不對了，與全卷風格全不一致，極不協調。還有「壬戌」二字，似是從蔡卷中的「成」、「王」等字改寫而成，所以還比較像樣。這都表明這個字卷既不是秦檜臨蔡卡書，也不是秦檜自運之書，而是後人臨寫蔡卡字卷加以偽歛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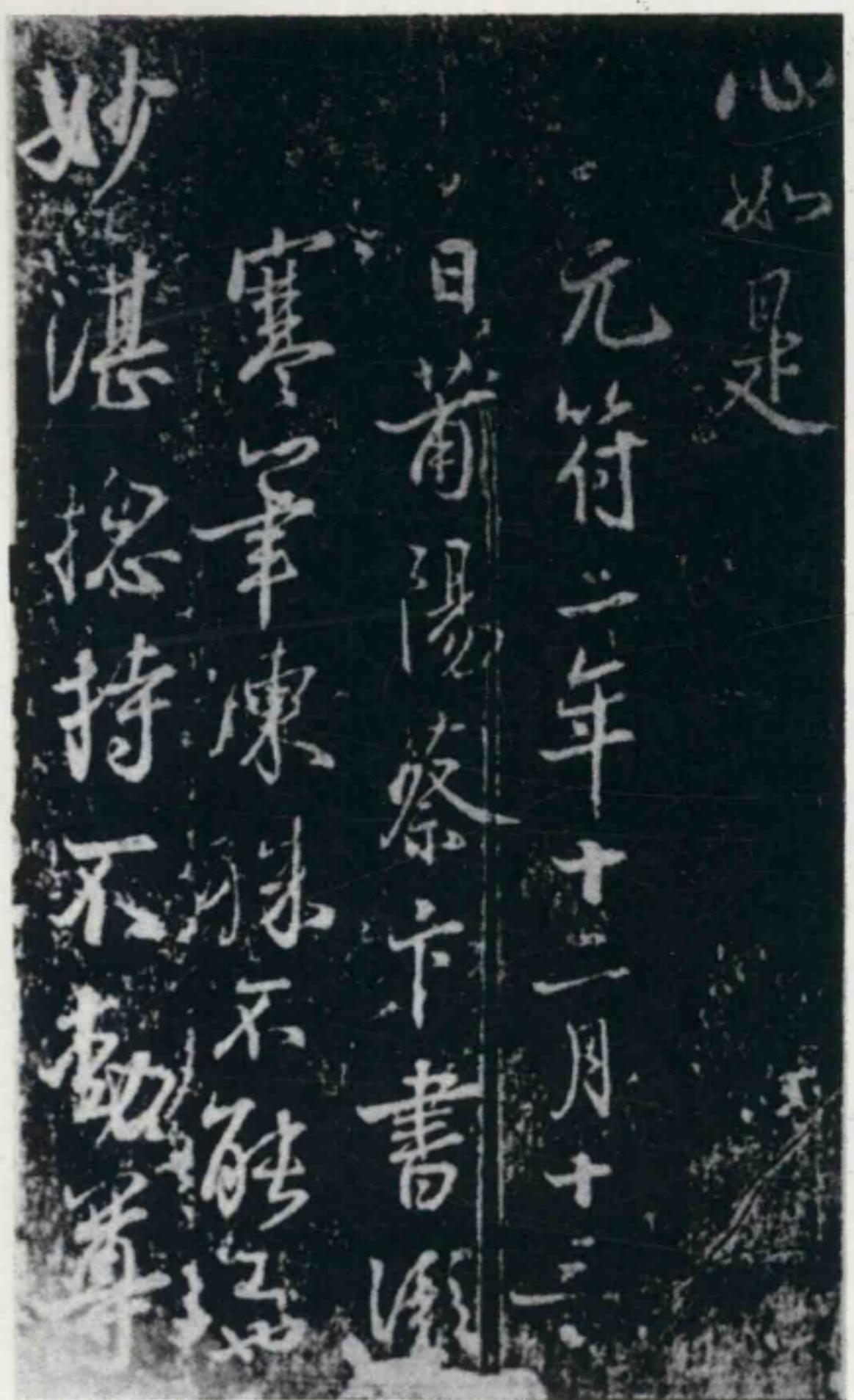
再就偽秦檜字卷的書法水平與時代風格看，因為它是一步一趨地摹仿蔡卡，所以字的風格還是北宋的，不似南宋人書。例如南宋的趙構、米友仁、吳琚、金朝的王庭筠，都善學米芾，但一望便是南宋的時代風格，不似北宋人書。假如是真秦檜書，不論它像北宋的哪一家，但南宋的時代風格是跳不出的。另一方面，雖然它忠實地摹仿蔡卡，但沒有照蔡卡的原行臨寫，所以失掉了行間布局的自然規律和節奏，「無動」二字的「無」字末筆誤與「動」字首筆連接，筆順失誤不成字形。整篇點畫使轉多感生澀勉強，在力求迅疾的地方，則又流露了慌亂失措的狀態。總之這個字卷從插圖只見到一斑，已無需去看全豹了。

類似這種偽造秦檜書跡的情形，實際與偽造岳飛書跡的情形出于同樣的原因。岳飛是一位為人們所崇敬的民族英雄，特別是有關岳飛的小說和戲曲流傳以後，影響更大，從城鄉百姓到貴族、官員，更加普遍地熟悉他。造假的人就利用這種家喻戶曉、有口皆碑的情形，迎合市民心理，投其所好，製作偽跡，高價賣給紳士、官僚們，于是到處摹拓流傳着所謂岳飛

《書譜》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刊載了鄧散木先生遺作「看秦檜的字」一文。看過文章和插圖，立刻想起山東靈岩寺中御堂閣正門兩側壁上的蔡卡字卷刻石。找出這件刻石拓本對看，方悟這件秦檜字卷實為後人臨寫蔡卡字卷加以偽歛有意造偽的贗品。

靈岩寺中蔡卡字卷刻石，全長六〇〇公分，分為四塊石頭刻成，每石長約一五〇公分，高約三十公分。是卷分兩次寫成，第一次包括題記共一三五行，是在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十二月十三日寫的；第二次包括題記共二十行，

這件偽秦檜字卷究竟是從墨跡所臨，還是從石本所臨不可知，但末尾「無動轉」三字，偽秦卷缺「轉」字，而蔡卷石本不缺。如果偽秦卷缺字處紙不損壞，當是從墨跡本臨書。因為石本係寫後次年上石，紙墨完好，故「轉」字不缺；而墨跡本經過許多年代，紙墨損壞處



最後再附帶提一下蔡卡的書法水平問題。個人認爲蔡京、蔡卞都應該算做宋代的善書者，但不能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蔡京弟兄名列當時「六賊」，且不談他，只就書法而言，他們的字裏行間充滿了驕貴、傲態之感，這是人的氣質在藝術上的反映，也即是說他們只具備奸臣的氣質，而不具備文學、藝術家的氣質。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人們的不同氣質，直接影響着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蘇、黃、米、蔡四家的字和爲人，雖各有長短得失，但他們在書法上共同的一點是各具真趣，這是他們的藝術家氣質所決定的。像蔡京弟兄那類人物，不論有多大學問、多深功力，而那種藝術家的真趣，在他們的作品裏是沒有的。

手書「出師表」、「滿江紅」等僞跡，甚至被當做法帖臨字。由於同樣原因，也僞造了許多文天祥、史可法、海瑞、楊繼盛等人的僞跡流傳。隨之而來的，就是他們也僞作了少量類似秦檜、嚴嵩等落得千古罵名的人物的僞跡。因爲人們熟知他們的罪惡，恨他、罵他，所以有些紳士、官僚也願意購買收藏，視爲「文物」。另外還有一種情形，即由於小說戲曲的影響，那些被傳爲風流韻事特多的古代文人，往往也有人僞造他們的書跡刻于名勝遊覽地方，以招攬遊人，增加遊興。例如山東靈岩寺中有一塊所謂蘇東坡書跡的黃茅岡詩刻石，文字是：「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床，仰觀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署名東坡。此石書法水平不高，從字的風格看，是明末清初間人所作的僞跡。文字顛逸可讀，而書法實無足賞。但頗爲遊人注意，說成是書法精妙，龍飛鳳舞；而確爲真跡上石的蔡卡字卷則很少有人去看他一眼。在這篇短文裏多說了這些話，主要是從書法角度提醒年輕的書法愛好者，不要把這類僞跡當成優秀的作品去欣賞，以免走上斜路。

中國印鈕藝術淺談

逸廬

印鈕是中國古老傳統的一種獨特、精細、巧妙的雕刻藝術品，也是我國雕刻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章之鈕不僅取意裝飾，而且有着實用之處，從而使獨特的印章篆刻藝術更加完美。在古代印章爲了便于拓印攜帶，印章頂部都有鈕。

秦漢以來，隨着印章用途的擴大，印在實用基礎上增加了標誌，印章內容的作用，如官印上標誌着官階的龍、虎、龜就是例證。

元末明初開始以來，花乳石治印，爲篆刻藝術的應用和普及創造了有利條件，得到了新的發展，以後製造石印的藝人們在印鈕雕刻工藝上也突破了秦漢以來的瓦鈕、鼻鈕、亭鈕、橋鈕、橋鈕辟邪等，經過周密的藝術構思，並

根據石塊本身的自然形狀、色澤、紋理，進行巧妙的藝術雕刻處理，使印鈕工藝豐富多采。突破了內容的局限，擴大了題材範圍，能在一寸見方的素材上雕刻成各種造型動物的形象，氣象萬千，如：人物、山水、花鳥、獅、象、雲、魚、水浪等等都能栩栩如生，別開新面，或爲歷代的書畫家、貴宦文人的珍賞品、收藏品。

印鈕的材料及其製作

戰國、秦漢之際，多採用金、銀、銅、玉、象牙等，而元末以後，書畫家開始採用花乳石料做印材了，這就使之篆刻、印鈕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印材的不同，製作工藝亦各不相同，金屬類多爲鑄，非金屬的玉、石、象牙多爲鑿刻。

二、浮雕

浮雕、線刻，之前也要事前進行構思、打稿。浮雕的刀法應與圓雕相同，同時應注意用刀，勿使其鋒芒畢露，突出部分要圓潤，不致使用時磨損，破壞了形象的完美，又不便拓印。



篇石金



獅紐



金魚紐



現主要說說石質印鈕、圓鈕、浮雕和線刻製作。製鈕先根據印材的質、形、色、紋理、大小進行周密的構思，因材施藝，使造型富有天然的意趣，這樣就可收事半而功倍之效，在設計構圖時與繪畫是一脈相通的，應注意安排，相互關係的呼應，形象完整，可觀，聯貫，求其自然。

印鈕的大小，刻時應注意得留有治印者刻邊款的地方不能整整印體通刻。

構思成熟後，以決定刻什麼形象，是刻圓雕、浮雕還是線刻。

一、圓雕

圓雕的設計構圖可先畫出所要刻出的這個形象的五個面（即前、後、左、右、頂部，這有助于初學者容易掌握），這樣就能胸有成竹，刻時大膽用力，方能出水平高的作品。常言：「藝高胆大」就是這個道理。另外在構圖時還應注意造型的渾樸，雕刻時刀工要圓潤，還有剔透處，使形象玲瓏，但，又不能太過纖巧，以防損壞。（如圖：圓雕、龍鈕、獅鈕、金魚鈕）

(全)集跡墨之羲王
「帖曠上」現發新最附
元六冊每版出經已

書譜專冊

心中物購一唯

文聯社書畫筆墨用品總匯

荆鴻署

文房四寶最集中 最齊備 最精良 最具規模

名家書畫陳列	供欣賞	裱畫作坊	歡迎參觀
新舊端硯	山水畫筆	對聯屏軸	裝訂線書
硃砂印泥	蘭竹畫筆	枝木鏡架	代補舊書
國畫顏料	北狼屏筆	裱畫工具	書畫冊頁
宣紙徽墨	山馬毫筆	教授裱畫	碑帖畫集
書畫名筆	豹狼聯筆	裝裱字畫	代寄郵包
文房四寶	最集中	最齊備	最精良

(索備表目價)

號29/35街吉永港香
座B/C樓2廈大豐恒
五六九六四四話電
四〇四四號掛報電



三、線刻

線刻用刀多用中鋒，使刀痕圓潤，線刻在印鈕雕刻工藝中是常用的技法，當圓雕和浮雕細部時，少不了用線刻處理細部，而能使形象更為逼真、精美，線刻也可單獨運用，刻製各種紋樣。

以上無論圓雕、浮雕、線刻，在雕刻時都應十分注意，千萬勿使造型四棱四正，絕對均衡、呆板、粗糙，而出現匠工味，只有這樣才能使作品脫俗，進而有優雅之感，愛不釋手。要有這種技巧的運用關鍵在於作者日常對形象記憶和思維的豐富，加上自己藝術造詣不斷深造和感覺的敏捷，這些又都來源于生活實踐的積累、繪畫基礎和藝術修養分不開的，總之雕刻藝術之精巧就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印鈕雕刻成後，可先用較細、鋒利的刀進行刮磨、修整，除去有礙形象的刀痕跡，用最細的水磨砂紙打磨，（打磨時應按其造型輪廓的彎轉打磨，勿過份打磨掉造型的微妙處）再用金相拋光紙拋光。經拋光後可放入油內（白油）浸泡二、三日，（浸泡時間越長就越好）。經此一泡能使石質色潤、增添光澤，效果微妙，（有些石經油處理後透明度可與凍石相比美）。另外有些灰色石，或黑的成度不夠的石，經熱油、（植物油）裏過一下能使石色加深、好看。最後將浮在石面上的油漬擦去，在火邊稍加熱，打上臘（黃臘白臘均可）進行燙臘，或者也可用拋光膏（即研磨膏）擦磨，將研磨膏抹在一塊毛呢料上進行往反擦磨。二者都可增加石質的光彩，保持潤澤，置入包裝盒外，保其光澤。印鈕製作，基本上就可完成。

四、修飾、拋光處理

現代
書廊

刻碑石手稿



甘東懷覺

紙帳銅瓶室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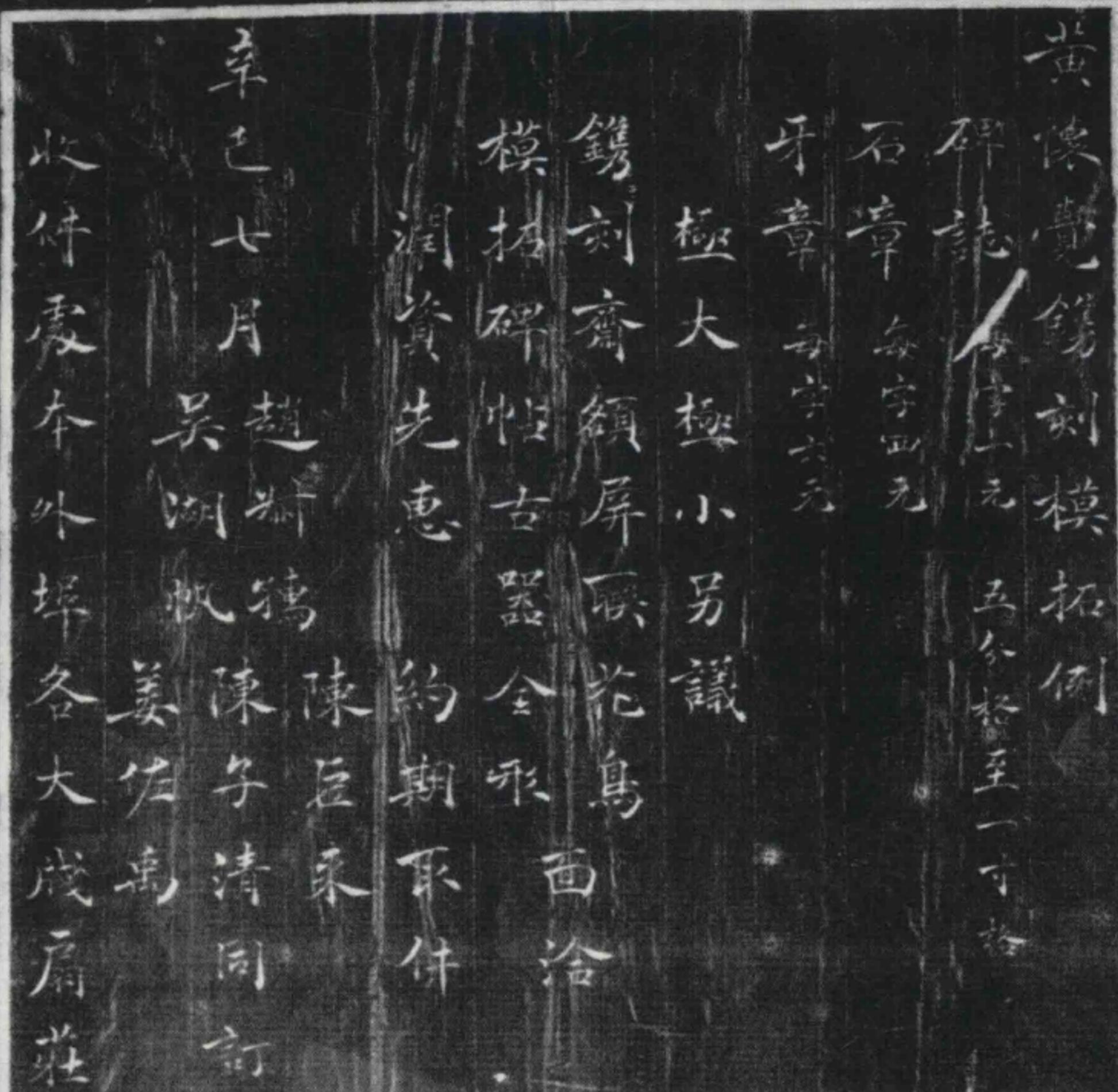


程十髮繪屈原（局部原大）

黃懷覺，生于清季光緒三十年，即公元一九〇四年，今已七十六歲了。他家境貧困，讀了數年書，十四歲就輟學，在蘇州珠明寺前（現改稱景德路）徵賞齋當學徒。那徵賞齋是蘇州極老的碑帖店，那店主亦即老師黃吉園教他刻碑、拓碑、裱帖三項業務。學習時期，訂定六年，這六年生活是很艱苦的。每天天沒亮，店門尚未開，即須擺好馬步姿勢，在凳子上練習糊帚工夫，那是握着一具棕製的刷子，為拓碑的基本功，也是裝裱的必修課。夜間燃點了一盞青油燈，燈的周圍用布蒙起來，防止燈光的散射。刻字用的刀和鐵板，也用布包着，減低敲擊的聲響，因為這時老師和夥友都偃息上牀，不能影響他們的睡眠。還埋着頭在本版上和石版上練刻小楷法書，直至三更半夜，才得停手。夏天蚊叮蟲咬，祇得忍受。隆冬天寒，手指凍得有似紅蘿蔔，患着嚴重的凍瘡，有時僵痛得身上衣紉都不能脫解，便和衣而睡。這樣堅持

碑的歷史，是很古遠的，據《儀禮聘禮》鄭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陰陽也。」這種碑，大都沒有字的。刻字流傳的，當以泰山刻石，鄆鄖台刻石、秦篆詔書，堪稱代表了。漢代熹平的石經，那是碑刻的巨構。又有石刻畫像，如武梁祠石室四壁所刻的，不僅人物衣冠，且有車馬台閣卉木等等。降至唐代的昭陵六駿，凡此都可作為研究古代藝術史跡的大好資料。《文心雕龍》云：「自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所謂雲起，可見其數量之多，難以列舉了。

碑碣都由名人書寫，然後付諸刻手，書法雖佳，倘沒有好手鐫刻，也就不能表達其風神與筆勢，落入凡庸凝滯中了。可是書家大都留着名兒，刻手却什九湮沒無聞，這確是一件遺憾的事。已往的刻手，難以追記了，最近在杭州岳飛墓前刻《前後出師表》的黃懷覺，我很熟悉他，就記錄一些在這兒吧。



了三足年，在刻、拓、裱三項工作上，終算得心應手了，便爲店主賺錢，刻金石插碑，長、元、吳三縣衙署的告示碑，又曾刻合肥李經邁的望雲草堂木匾額、張一麿墓志。又爲杭州顧養吾家刻佛像、無錫夏家刻曹銓所書的墓志銘。裱的方面，如陳眉公的金石拓本，陳奕禧的書冊，那是劉晦之家藏的。又董美人墓誌銘及題跋，那是吳湖帆物，也就認識了湖帆，拜他爲師。同時，經常訪問同行，如尊寶齋、柔石齋、漢貞閣等，在那兒揣摹研究，借鑒特長，吸取經驗，熏陶涵濡之下，頗有所獲。

六年滿師，得以自由，遍走大江南北，遇到許多書畫名流，總是向他們討教，舉凡流派宗法，剛柔虛實，以及用筆設色，氣韻跡象，什麼是傳統的，什麼是創新的，凡此種種，都溶化到他鐫刻中去，漸漸地掌握了肥瘦短長，偏正徐疾，視石如紙，視刀如筆，刻字也好，刻畫也好，都能取意行神，不滯不囿了。

一九二三年，他和同事黃桂軒，應南通張季直的邀約，刻家誠碑，又倚錦樓石屏銘。既返蘇，在集寶齋刻常熟言家的丁夫人墓碑，那是嚴修手書的。又爲吳子深刻董香光墨跡手卷。一九二五年赴常熟朱家刻百花詩，刻趙古泥像，刻時秉剛墓誌銘，那是蕭蛻閣撰文，蕭冲友書丹。刻陳際春墓誌銘，也是蕭冲友書丹。又沈研墓誌銘，是孫師鄭撰文。俞春生墓誌銘，是胡炳益撰文，蔣志范篆蓋。北楊南瞿，是我國兩大藏書家。南瞿，便是常熟瞿家的鐵琴銅劍樓。瞿家主人良士，請他刻鐵琴銅劍樓匾額，出于孫星衍手書。又刻瞿良士所書的重修昭明讀書台記。又重修淨土庵記等。良士逝世，那墓誌銘，是燕谷老人張鴻所撰，董綏經書丹，也是懷覺鐫刻。又刻了金鶴冲所撰的沈成伯墓志。其它如寧紹會館重修記，慈溪洪邁書。重修于公祠碑，蔣志范書。懷覺都化了相當的精力。就在這年，赴南京靈谷寺，刻陣亡烈士紀念塔碑。